

本仁約翰著
謝頌羔譯

聖
遊
記

廣學會出版

譯者序言

聖遊記（原名天路歷程）的作者，是一位英國平民，姓本仁，名叫約翰，生在一六二八年十一月，死於一六八八年八月卅一日。幼時，二次險遭沒頂之禍，均被救起。十七歲曾被招爲英國內戰時的兵士。

年青時，本仁先生對於宗教不十分感到興趣，但在夢中常受到良心的譴責，以爲要在上帝前受審判。同時，他的妻子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。一六五三年，他進了教，後來又做了牧師。

爲了信仰不同，被當時的政府所拘，第一次被禁在牢中十二年，第二次又被拘禁了六個月。

聖遊記最精彩的上冊，便是他在獄中時所寫；以後還寫了下册。他生平又做了許多關於宗教經驗的書，如聖戰等；但是，都不及聖遊記的動人。

聖遊記第一次寫成在一六七六年，後來經過數次的修改與增加，於一六七九年始成完璧，可見作書的不易。聖遊記在一八八五年已被譯到七十五種文字，一九〇二年有九十五種譯文，最近至少有一百廿四種方言。據說，除出聖經之外，這書是最盛行於世了。

鄙人覺得這本書有重譯的必要，因為中國最初的譯本是在六十餘年前，它的譯本當然很忠實，但是文字却陳舊，不合現代的讀者們。同時，我自己也經過如本仁所經過的宗教經驗，所以更覺得重譯此書是一件有價值的事。在繙譯本書的時候，有原譯本在旁，作為借鏡，而且書中的人名與地名差不多完全根據舊譯本。書中的詩，也有一些是根據舊譯本，但是大半是新譯的，而且新譯的那些詩差不多是我的朋友馮雪冰先生代譯，因為我對於詩，全然是外行，故趁此機會特別的感謝馮雪冰先生。

本書的校樣由杜少衡先生負責，替本書生色不少，也得在此特別伸謝。

主僕謝頤頤敬撰，於上海廣學會九樓

民國廿四年，十一月，廿二日。

關於本仁約翰及其名著

頌 羔

天路歷程譯作華文，已有八十餘年的歷史。最近又譯成國語，名爲聖遊記，語意更覺明朗，這本名著除出聖經外，可說是一本最盛行的傑作，已譯成百餘種文字。這書的作者便是本仁約翰。

本仁曾下過獄；死過妻子，後又續弦；生過盲目的女兒，未長成，早死。一生經過許多磨鍊，然後方始成爲聖遊記的作者，這本書雖然是從想像中得來，然而在每人的靈程中確乎有這種境界。這就是這本書的價值所在。

昨天讀到一本書名“The Romance of Great Books and their authors”，內有一章論及本仁及聖遊記，頗有所得，故節述一二在此。

聖遊記最早出版是在一六七八年，不是一六七九年。於一六七八年出版過二次，因爲那書一出就成名，受人們的歡迎。一六七九年第三次出版。一六八〇年出版二次。到一六八一年則爲第六版矣。在一六八一年時已有人偷印。到一六八五年已出過十版。當本仁去

世時（一六八八年）已出到十一版。

一九二八年，美國紐約城市圖書館陳列聖遊記至五百多版。而最值錢者爲初版。美國銀行大家莫根氏於一九〇七年購進一本，價值爲五百二十金鎊，因第一版之聖遊記流行於世者祇有十一本。其中又有一本價值二千五百金鎊，書本還是有殘缺處，不然可值一萬金鎊。

聖遊記最早的譯本是荷蘭文，時在一六八二年。以後法國譯本出，時在一六八五年。德國之譯本從荷蘭文譯成，時在一七〇三年。

聖遊記也有非洲譯本，以及希伯來等譯本。中文本大約在八十多年前譯成，最近則由記者譯成國語（民國廿四年十二月初版），上卷於三年前出版，已印過三次，下卷陸續在明燈上發表，早已登完，兩卷均由廣學會出版。此外，廣學會又出一種紀念版（上册），係古裝精印，定價較昂，但字體較大，適於作禮品之用。

（民國廿七年三月）

聖遊記

（天路歷程新譯）

（本仁約翰原著）

鄙人覺得這本基督教的著名小說有重譯必要。中文最初的譯本是在八十年前出版，譯筆當然很忠實，但文字似覺陳腐些。鄙人的文字很平凡，冒昧地去嘗試，自覺太大膽了，不過有原譯本在旁，作為借鏡，又時刻祈禱求主啓牖也許不致十分錯誤吧。 譯者附白

當我在這世界的曠野行走，遇着一個洞，我就在那洞中睡着了。在夢中，我看見一個人，穿着很襤褸的衣服，站在一處，面背着他的家，手中拿了一本書，在他的背上却負着一個重擔。我正在看着，見他把書打開，一壁讀，一壁眼中流淚，並且全身發抖，竟致情不自禁，就放聲大哭說：『我應當做甚麼啊？』（使徒行傳二章卅七節）

在這種苦痛狀況之下，他回到家中，勉強的自持，使他的妻子與孩子們看不出他內心的煩悶。但他的煩悶逐漸加增，終至忍無可忍，就對家人們說：『親愛的妻子，和我親生的子女啊，我原與你們最親熱的，但是我負着的一個重擔使我無路可走，而且有人鄭重的告訴我

說，我們所住的城不久必被天火焚燒，在這種可怕的覆亡之下，愛妻，我的親愛的兒女們，與我自己，若非預先找一條出路都要很悲慘的同歸於盡，但是這條出路，我至今還沒有找到啊！」

他的家人聽了這話都十分驚奇，並不是爲了相信他的話而害怕，乃是恐怕他神經錯亂，那時天已傍晚，他們急忙的催促他去睡，希望他的腦子經過睡眠後可以平靜下來。豈知夜間仍如白日一般的煩悶，輾轉反側，不克成寢，整夜的嘆息流淚。到了天亮，他們來慰問他，但是他回報他們說：『更壞了，更壞了。』同時，他又與他們講昨天講過的話，但他們不耐煩聽下去，心中變硬，以爲不如用強硬的手段來對付他，那末他的神經病也許會痊癒。於是，他們譏笑他，怒罵他，而有時卻不理睬他。他受了這樣的待遇，退守到他自己的房中，却爲他們祈禱，可憐他們，同時又爲他自己的苦痛解悶。暇時獨自在近郊散步，時而讀書，時而祈禱，這樣的過了幾天。

過了些時，我見他在近郊行走，仍舊讀他的書，心中仍覺煩悶，在讀書的時候，又如先前的喊叫說：『我應做甚麼方始可以得救？』（使徒行傳十六章三十一節。）

我也見他左顧右盼，似乎要跑走的模樣，但他還是站着，看他的主意似乎未曾訂定，不知道應走那一條路。後來我又看見一個人名叫傳道，走到面前問他道：「你爲甚麼哭？」他回答說：「先生，我讀了書中的話，知道我是定了死刑，死後還要受審判（希伯來書九章廿七節）；我覺得既不願受死刑（約伯記十六章廿一，廿二節），又不願死後受審判。」（以四十二，二十二章十四節）於是，傳道對他說：「人生多災禍，爲甚麼不願死呢？」那人答道：「爲了我怕我背上的重擔會壓迫我墜到比墳墓更深的地窟中去。」（以賽亞書三十章三十三節）而且先生，入獄尙且難當，我深覺更不敢去受審判而終至被處死刑；一想到這些事情就使我哭泣了。」

於是，傳道說：「若是你處在這種狀況之下，爲甚麼站立在此呢？」他回答說：「爲了我不知道到甚麼地方去啊。」傳道就遞給他一捲羊皮紙，上面寫着：「你要逃避將來的忿怒。」（馬太三章七節）那人看了這話，仔細的打量傳道一回，並且說：「我須逃到甚麼地方去呢？」傳道用手指着遠處的空地說：「你看見那窄門麼？」（馬太七章十四節）那人說：「沒有看見。」傳道說：「那末，你看見那遠處的明燈麼？」（詩篇一百十九篇，一〇五節；彼得後書一章十九節。）他說：「我想我看見。」傳道就對他說：「請你看準那光直接的朝那方向走去，就可看見那

窄門；到了那邊，你如果敲門，就必有人指示你應當做的事。」

所以我看見那人開始跑去。但他跑得不遠，他的妻子和孩子們見了就大聲呼喊，叫他回頭；（路加十四章廿六節）但那人用手指掩着雙耳，一壁跑，一壁吶喊：『生命！生命！永遠的生命！』他一點不朝後望，卻直向平原的中區逃跑。（創世記十九章十七節）

那些鄰人也走出來看他逃跑，見了這種狀況，有些人譏笑他，（耶利米二十章十節），有些人威嚇他，也有些人大聲喊他回來，其中有兩人決意要用武力拉他歸家，一個人名叫固執，還有一個叫易遷。其時那人已跑得很遠，但那兩個人努力直追，不多時也就追上了。那人就對他們說：『鄰人們啊！你們來做甚麼？』他們說：『來勸你與我們一同回去。』但他說：『這是萬萬做不到的。你們住在將亡城，就是我的本鄉。我知道這城將亡，住在那邊，猶如度死，早晚要墜落到比墳墓還低的所在。那裏充滿着火與硫磺。好鄰人啊，還是心平氣和地與我同行罷。』

固執說：『這是甚麼話！難道叫我們拋了朋友們和安樂來跟隨你麼？』基督徒（他的名字說，『是的。你們所拋棄的若與我現在所尋求的比較起來，真是萬分抵不過一分了』（哥後

四章十八節），若是你們和我同去，始終不懈，就可以與我一般享受途中的權利，一切豐富有餘（路加十五章十七節），所以不如請你同行，證明我話不虛。」

固執說：『你拋棄了一切去找尋的究竟是甚麼呢？』

基督徒說：『我所尋求的是不能破壞、不能玷污、不能衰殘、的基業（彼得前書一章四節）而且
是保存在天，甚麼人努力的找尋，時辰一到，就給他們。（希伯來十一章十六節）你看這本書就能知道。』

固執：『啐，把你的書放在一邊罷。你究竟肯與我們一齊回去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不，我不回去，因為我已經手拿着犁耙。』（路加九章六十二節）

固執：『鄰友易遷啊，這樣，我們就撇下他逕自回家去罷；世上有許多那樣的人，腦經出了毛病，自以為是，別人的意見在他們看來總是錯的。』

易遷對固執道：『請勿侮辱他；他所說的也許是真的，那末，他所尋求的，的確是比我們所有的好，他是我的鄰人，我倒有意與他同去。』

固執：『甚麼話！又多出一個傻子來了麼？你還是由我作主，與我一同回去。這種患神經

病的人，不知道要領你到甚麼地方去？回去，回去，還是知趣些罷。』

基督徒：『不要如此，閣下與易遷可與我同行。我方纔所說的福氣確是有的，此外，還有更大的榮耀！如不相信，請你念這本書，書上所寫的都是真理，因為有血灑在上面作爲擔保。

』希伯來九章十七至廿一節。

易遷說：『鄰人固執啊！我開始打定我的主意，我想與這個好人同去，有福同享，有禍同當；但是基督徒！你知道怎樣可以走到那條路？』

基督徒說：『有一個人名叫傳道，他指引我，叫我快走向前面的窄門，到了那兒，就會有人告訴我們當行的路。』

易遷：『那末，我和你同去罷。』

於是，他倆就前進了。

固執：『然而我不願與這樣的瘋人做同伴，我還是回到自己的家鄉去罷。』

我在夢中看見固執回家的時候，基督徒與易遷在平原上一壁走一壁談話：

基督徒：『鄰人易遷，你好麼？走來我與你談談。你依了我與我同行，那是使我十分快樂

。固執若能覺悟我所覺悟到的未來的權勢與恐慌，他也許不至貿貿然的離我們而去。」

易遷：『如今沒有別人，祇有我倆在這兒，請你再仔細的告訴我，我們到那兒去？所遇到的是些甚麼事？如何去享福？』

基督徒：『我心中所知道的，實非我口中所能形容。然而你既然急於要知道，我可把這書上的話念給你聽。』

易遷：『你確知書中的話都是真的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是的，千真萬確；這書的作者不能說謊。』（提多 章二節）

易遷：『你說得好，書中說些甚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書中說到有一永不滅亡的王國，我們永遠的住在那裏，上帝賜給我們永生。』（以賽亞十四章十七節，約翰一章廿七至廿九節）

易遷：『你說得好。還有些甚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還有榮耀的冠冕以及那些發光如日中天的白衣會賜給我們。』（提後四章八節；啟示錄三章四節；馬太十三章四十三節）

易遷：『那是最合我意了。還有些甚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那邊既無哭泣，又無憂傷；因那處的主人會把我們眼淚都揩乾了。』（以賽亞二十

五章八節；啓示錄七章「六節」十七，二十一章四節）

易遷：『在那兒的同伴們是那麼樣的人？』

基督徒：『那兒有許多天使，他們的光彩輝耀奪目，使人不能逼視。那兒你會遇見千萬歸天的人們，其中沒有一位會害人的，都是和愛聖善，敬拜上帝，在他面前豪悅納；換句話說，那兒我們得以看見頭戴金冠的長老們，和手彈金琴的聖童貞們，還有那些人們，他們在世時爲了愛主的緣故任人宰割，用火焚燒，或是被猛獸吞噬，沉溺海中。這些人都在那兒享福，身上穿了永生的衣服。（以賽亞六章二節；帖前四章十六節十七節；啓示錄五章十七節，四章四節，十四一至章五節，約翰十二章廿五節；哥後五章二至四節）

易遷：『聽了你這一席話，使我心曠神怡；但是，這些是否給我們享受？我們用甚麼方法可以得到這種福氣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這書中記載着那地方的主人大略說過，如果我們願意要獲那福，他一定會白白

的賜給我們。』以賽亞五十五章一節二節，十二節；約翰七章三十七節，六章卅七節；啓示錄廿一章六節，廿二章十七節。

易遷：『好，我的好同伴啊，我聽了你的話，心中很快樂；來，我們現在要走得更快些了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心中想要走得快些，但卻不能，因為我背着這個重的擔子。』

那時我在夢中見他們交談完畢，已走近一處泥濘的水潭，偶一不慎，他倆同掉在裏面。這水潭名叫憂鬱潭。他倆在潭裏翻來覆去掙扎了一下，弄得渾身是泥，基督徒因身負重擔，愈想爭脫，却愈陷下去。

易遷就說：『喂，隣人基督徒如今你在那裏了？』

基督徒：『老實說，連我自己也不知道啊。』

那時，易遷就生了氣，面上帶着怒容對基督徒說：『這就是你方纔告訴我的福氣麼？我們繞行路就碰釘子，那末，從現在起一直到天路的盡頭，不知道更要碰到若干釘子了。我祇希望能跳出這個泥潭，把生命保全，前面的樂土讓你一人去享受罷。』說着，他掙扎了三次，就在

靠近他家的一邊泥潭出去了。立刻掉頭回家，基督徒也不再看見他了。

基督徒獨自在憂鬱潭中打滾，一心想從潭中出來，繼續去尋求那到窄門的路，也不情願再返到自己的家中，但他雖然用力，却不能成功，因為他背着重擔。我在夢中看見有位名叫恩助的前來，問他在那兒作甚麼。

基督徒：『先生，有一位傳道告訴我走這條路，他又指導我前面的窄門，使我可免將來的忿怒。當我走這條路的時候，就掉在這兒了。』

恩助：『但你爲甚麼不依着石階而行。』

基督徒：『我心中懼怕，就莽然的抄了近路，以致陷落在此。』

恩助：『你伸過手來。』他把手伸出，恩助就拉他出來，扶助他，使他腳踏實地的站着，又叫他往前進。

那時我走近恩助，問他說：『先生，從將亡城到窄門，既然當走此路，爲甚麼不把它修好，叫那些可憐的行人少遇着這樣的危險？』他對我說：『這泥濘的潭是無法可修的，人們在覺悟自己罪惡的時候，所發出的渣滓和污穢不斷的流入這個低窪之處，所以叫做憂鬱潭。復

次，當一個罪人覺悟他那種不可救藥的狀況時，在他的靈魂深處就起了許多恐懼、疑惑、與灰心、而且都匯集在此；這個潭因此就成了這麼不可收拾。但王的意思並不是任它這麼壞下去（以賽亞三十五章三節四節）在已往的一千九百餘年，王曾命他的測量員與工人們設法彌補這塊地，而且據我所知二萬擔，唉，也許數百萬擔有益的教訓從王國內各處運來填在這裏（據內行的人們說要修好這地莫如這些教訓），若是有效，這地早已修好了，但是王的工人們雖竭盡心力，這裏仍不能沒有憂鬱潭。

不錯，在這潭的中心，有一些好而結實的石階，由立法者作主放在那兒，但是處於這種多雨之秋，臭泥翻騰，把那些石階淹沒了。有時也許能夠看見，人們往往容易頭暈，不留神，一腳踏空，便身陷泥中，石階雖在，有何用處？但是人們一進窄門，地就堅實了。（撒母耳前書

十二章廿三節）

那時我在夢中看見易遷已經歸家。他的隣人們都來訪問他；有的說他能回頭確是慧人，有的說他隨着基督徒，徒然冒險，卻是傻子。還有些人笑他膽子小，說：『你既肯冒險，馬上就畏難中輟，實不足取。』易遷弄得沒有面目見人。但日久則較有把握，就和人們一同議論

基督徒，背地裏開他的玩笑。

當基督徒獨自一人行走的時候，他看見一人從遠處田間走來，碰巧與他相遇，這人名叫世智，住在俗情城，那是個大城，離基督徒的本鄉不遠。那人知道基督徒出將亡城的事，因為遠近的人都知道。世智一見這人努力的走着，口中嘆息，憂形於色，猜他必是基督徒，就開始與他談話。

世智：『現在怎麼樣？這麼受累的模式，到何處去呢？』

基督徒：『實在受累，我想世上沒有比我更受累的了。你問我到何處去，我告訴你，先生，我到前面的窄門去，曾有人告訴我，一到那裏，我的重擔就會脫下。』

世智：『你有妻兒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有的；但我現在既發覺有這重擔壓在身上，我就不能如先前那樣與他們同享家庭之樂；有家庭如無家庭。』（哥前七章廿九節）

世智：『我若給你一些顧問，你願接受麼？』

基督徒：『好的話，當然接受；爲了我正需要好的顧問。』